**懷念林宗光教授**

林靜竹

林宗光教授瀟灑地走了，他的親友們，甚至由報章雜誌認識他，景仰他的台美人痛失一位英才，一位領袖人物，一位堅持台灣意識的人格者。筆者既不是他的同學，也不是他的親戚，對他的認識遠不及陳文彥、林智美、賴義雄、蕭欣義、簡逸文諸教授的深切真摯。但是三十年來的友誼，片斷接觸的記憶，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(NATPA)的記錄，如「NATPA十年的回顧」，和1990年9月出刊的第35期「NATPA會訊」，可以尋找出他對NATPA及台灣作出許多貢獻的足跡，使我更加懷念我和他君子之交的友情，寫這篇文章來紀念他。

2013年12月下旬傳出林宗光教授逝世的消息後，網路上許多朋友表示對他人生故事的敬佩，也有許多對他的為人和個性細膩的描述，如喜歡運動，音樂，照相，旅遊等等。尤其是他廣交朋友，和他夫人唐錦慧(Suzu)情愛的小故事，更是使人感動。

我認識林宗光是在1980年NATPA成立之後。可是在1970年代就由朋友聽到林宗光優秀的事跡。當時在芝加哥的好友卓甫良/林秋菊夫婦是他的堂姐和姐夫，卓甫良創辦並長年主持中西部青少年夏令營，培養台灣人第二代不遺餘力，作出很多貢獻。蕭欣義是林宗光東海大學的同學，他的元配李惠惠是我過世的前妻許世真草屯的小學同學，她們兩人十分要好，由此得知林宗光。

1979年12月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，國民黨逮捕黨外人權民主運動人士，民意代表，和教會人士。當時任職於美加各處大學教授和著名的研究機構資深學者，共137名聯名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聲名，強烈抗議國民黨違反人權的蠻橫行為。接著於1980年228紀念日，又發生林義雄家庭滅門血案。籌備逾半年由上述教授學者組成的NATPA於1980年正式成立，將以這個團體的實際行動來關心故鄉台灣。就在這個時機我認識了林宗光。

NATPA成立後的1980年代，剛好是我任職芝加哥大學教學研究最繁忙的時段，也開始寫教科書準備由副教授升任正教授的時候，許多NATPA的活動無法參加。可是NATPA的年會，由第一屆至第15屆幾乎年年參加，林宗光也從不缺席，參加許多NATPA重要的事工和決策。他外貌英俊，有歷史，政治，外交領域的背景，是NATPA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他擅於演講，條理井然，廣交朋友，並有領袖風度，自然成為NATPA的核心人物。林宗光被選為NATPA第六屆會長，他的好友賴義雄為第七屆會長，陳文彥為第九屆會長。他們協力合作，成為NATPA會務推進一股最大的力量。

在林宗光擔任第六屆會長任內，以「馮滬祥的著作---新馬克斯主義批判」一書是否抄襲、節錄的評鑑小組召集人，完成評鑑報告。在加州聖地牙哥大學舉辦「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」，邀請北美和台灣許多學者專家一起研討，非常成功。在他的任內，NATPA成立多處分會，休士頓，新英格蘭，南加州，和克里夫蘭。在他任內NATPA首次接受承辦王桂榮夫婦創辦的「台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」的審核及推薦工作。

1989年陳文彥擔任第九屆NATPA會長，筆者擔任副會長期間，NATPA在華府舉辦多次國際性會議和酒會。直到1990年4月由林宗光姐夫徐福棟主辦「台灣經貿會議」都展示NATPA有舉辦大型會議的實力。那時台美之間的貿易為熱門的議題，有多位國際貿易專家參加討論分析。1990年10月我接任第十屆NATPA會長，年底台灣舉辦三項公職人員選舉，NATPA決定再次組織觀選團，以中立客觀的立場去體驗分析此次選舉的公平性，民主化的程度，和賄選的弊病等等。成員有廖述宗，陳文彥，林宗光，張旭成，和兩位美國學者Peter Tague和Ethel Klein。身為會長的我因被台大醫學院聘為國科會資助客座教授，為期一個月，時間上有很多重疊，只能參加部份觀選活動(台北，宜蘭) 。我碰巧和廖述宗，林宗光同機返台。在台北機場驗關處，我看到廖述宗和林宗光站在關外，當驗證女辦事員要把我的護照還給我的剎那，林宗光突然大喊「林靜竹，來參加我們罰站吧！」說時遲那時快，女辦事員又把我的護照收回去交給上級。不久一位海關較高層的男性職員出來問我們在NATPA團隊的身份，說明某些活動是政府的禁忌之後放行。

1990年代李登輝接掌總統職位後，國民黨舊勢力反對的動盪局面漸趨穩定，他將郝柏村的軍權收歸國家，再以郝柏村取代掌握國民黨黨權的李煥成為行政院長。可是台灣的政局仍是多事之秋，1990年3月學生在台北的中正廟靜坐絕食抗議政府，提出「解散百年國代」，「總統民選」等等改革議題，NATPA即時發表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聲明。同年4月李登輝總統回應這種改革的呼聲，召開「國是會議」，期盼落實政府的改革。

1990年7月籌備一年的返台舉辦NATPA第十屆年會終於成行，團員和家屬共有150人參加，為歷屆最盛大的一次年會。棘手的兩個問題，「黑名單」和「財務不足」也獲得解決。此次年會幾乎動員所有的NATPA前會長，理事，和在台灣的吳樹民與朱耀源。經過大家的努力，原來被列入黑名單的18名講員減至3名。財務也因大家的捐獻由3萬元增至8萬多元。我奔走馬偕醫院十一樓禮堂和四間會議室免費供NATPA年會使用，兩位前會長賴義雄和蔡嘉寅也安排了NATPA會後旅行參觀的地方，多次會議和招待。

由於仍列黑名單的李應元潛入台灣的插曲，事先邀請的台北市長黃大洲和四位閣員，前內政部長吳伯雄，經濟部長蕭萬長，農委會主委余玉賢，政務委員郭南宏突然拒絕出席NATPA年會，只有環保署長簡又新，衛生署長張博雅出席台加分組的台美交流的學術會議。另外事先安排的十位NATPA代表和李登輝總統見面一事也被取消。在所有的議題中，林宗光負責召集的政治和外交議題最為敏感。林宗光表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應各自宣佈主權獨立，和平共存。陳必照直指台灣與中國應該是外交關係，和新加坡一樣。蕭欣義則主張台灣與中國應切斷臍帶關係。年會後的地方建設訪問團由台北一路參觀直到高雄，林宗光全程參加。並在台中及高雄數場會議中作出重要的發言。儘管國民黨政府不合作，NATPA第十屆年會的學術交流和地方參訪都很順利，圓滿成功。賴義雄曾對我說「我們正在創造歷史」。就以衝破黑名單，將海外經驗帶回台灣，和會後數年不少海外學人回台貢獻，提昇台灣產業經濟的觀點而論是肯定的。年會及旅行之後，我接受郝柏村副手施啟揚的訪談，證實上述政務官的退出，晉見李總統的受阻是因NATPA學術交流的議題中釋出台灣獨立的色彩濃厚，並非名列黑名單的李應元潛入台灣的緣故。

最後一次見到林宗光是在2013年8月參加NATPA在南加州舉行的年會和年會後旅遊加州沿海風景區。在年會的講壇上，林宗光代表廖述宗領獎並發表有力的演講，強調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」中「人」字的精神和重要性。在旅行中，協助導遊許宗邦醫師主持娛樂和講話，我很佩服他竟能叫出每一位團員的名字，可見他交往朋友之廣非凡人可及。和他私談中，他透露大腸癌手術後留下肝臟血管轉移癌的病灶無法清除。旅途中數度和他同桌共餐，看他食量明顯減少。身為醫師的我，深知癌症轉移的厲害，暗中為他擔憂。但是那時他的生活姿態仍然積極樂觀。談到台灣前途，他表示雖然不樂觀，可是大家仍要努力打拼為台灣。後來又聽說他和夫人駕車去美東訪友，停留芝加哥，跑了三千英哩路。直到最近，再聽到他病重的消息。

林宗光的家世不平凡。他的祖父林燕臣，據朱真一的考證是一位台南名人，一百多年前為最早將基督教傳入台灣的英國傳道人馬雅各的助理。後來成為牧師，也在神學院教書。他的父親林茂生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，228事件被害台灣菁英之一。當時他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和民報社長等重要職位。長兄林宗義是東京大學醫學博士，台大醫院精神科主任教授，是筆者的老師。他以研究精神病流行病學聞名於世界，擔任世界衛生組織(WHO)顧問。移居美加後，曾擔任密西根大學教授和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。林宗光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，美國弗楚(Fletcher)法律及外交學院博士，任職美國杜瑞克大學(Drake University)歷史系教授。祖孫三代都為台灣作出卓越的貢獻。

林宗光的離去，令人依依不捨。安息吧！敬愛的朋友，盼能在天上相見。最後以一首詩贈送宗光兄在天之靈，並以安慰宗光兄的遺族。

台灣之子林宗光，歷史政治是專長

廣結朋友名遠傳，一生打拼為台灣

作者台大醫學院1961年畢業，

NATPA第十屆會長，

芝加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，

現住北加州東灣